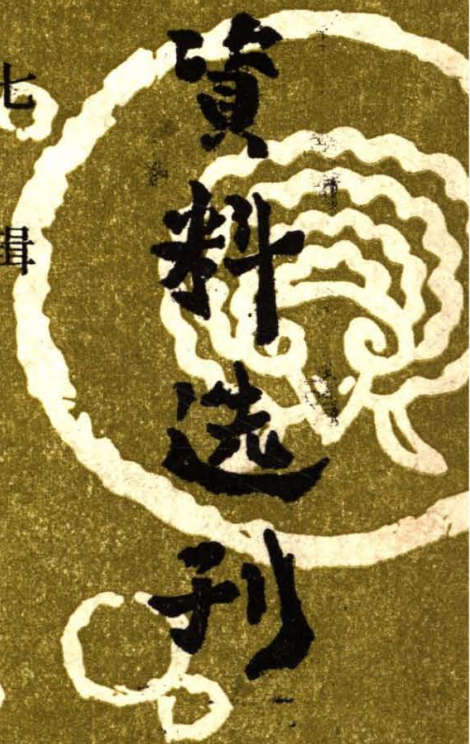


绵阳市文史资料选刊

第七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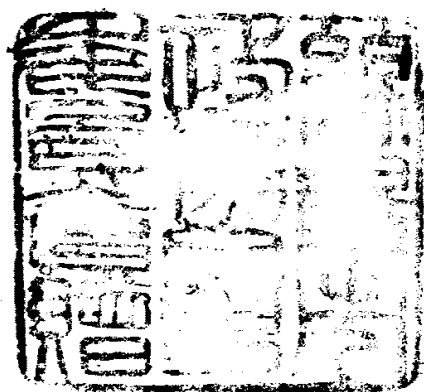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绵阳市文史资料选刊

第七辑

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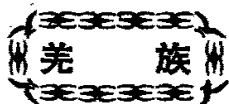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绵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编

目 录

前言.....	高显齐 (1)
---------	---------



北川羌族.....	王清贵 (1)
远古时期的北川羌人.....	(1)
冉駹部族及秦汉时期的北川羌人.....	(10)
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北川羌人.....	(26)
宋代北川的羌人.....	(33)
元代北川的羌人.....	(35)
明代北川的羌人.....	(38)
清代北川的羌人.....	(49)
民国时期的北川羌族.....	(60)
北川羌族在党的领导下欣欣向荣.....	(77)
古代北川羌人地区的交通路线.....	(94)
北川羌族的习俗和宗教.....	(98)
附录：小坝羌族藏族乡元代摩崖石刻.....	(126)
道光《石泉县志》载张时彻《平草番记》	
摘录.....	(127)
明·王廷瞻处置风村、白草等番投顺疏...	(129)
何公生祠记.....	(130)

 白马藏族

白马人的源和流.....曾维益(132)

从土司制到自治区、民族乡.....萧猷源(169)

 回族及伊斯兰教

三台的回族及伊斯兰教.....金文明(183)

绵阳市中区清真寺和回族的宗教生活.....南治平(196)

 宗教

解放前盐亭的宗教组织.....王宗林(207)

盐亭佛教活动场所——凤灵寺今昔.....王宗林(213)

三台佛教密宗与蒋特生.....邓亚曾(216)

绵阳市辖区内的道教.....钟利戡(223)

盐亭县富驿镇基督教的沿革.....王宗林(228)

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主 任：雷金声

副 主 任：钟利戡 董天富

委 员：王典瑞 邓中奇 阳本均

许耀钧 李兴尤 何志国

陈惠宇 汪蜀翘 周明贤

周述禅 唐绍华 曾广栋

廖仲宣

顾 问：杨云涛 谢志超

特约研究员：

马百平 王代升 王志强

江瑞炯 邵开化 李尧东

李瑶章 李德书 周玉清

杨 俊 张开吉 郑定理

陈 朋 南治平 宣绍文

贾万俭 蒋 志 辜勇德

参加本辑编辑人员：

雷金声 钟利戡 甲木草

胥洪发 南治平

本期责任编辑：

钟利戡 胥洪发 南治平

前 言

高 显 齐

《绵阳市文史资料选刊》第七辑与大家见面了。这本资料属民族宗教专辑。其中包括羌族专著和九篇文章。介绍了我市羌族、白马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及伊斯兰教、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有关方面的情况。内容丰富，值得一读。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华夏族的一个主要族源。而现在分布在我省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北川等地的羌族又是古羌人的后裔。历史上有关羌族的史籍较多，急待鉴别与整理。由任乃强教授编撰的《羌族源流探索》和冉光荣教授等所著的《羌族史》、《羌族简史》著作的问世，填补了这一空白。但上述著作，对北川羌族的叙述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我市北川县政协王清贵同志多方搜求、系统调查、博观约取、暮写晨抄，在积累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北川羌族史稿》一书，对以上诸同志的著作有拾遗补缺之功效。此书从民族、风俗、历史、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幽探微，对北川羌族的源流、发

展作了较全面的介绍。特别是一位年轻同志，历经数年之笔耕而成此书，更属可喜可贺。

《白马人的源和流》、《从土司制到自治区民族乡》两篇文章，以大量的历史资料，论证了白马人的族属等问题和平武藏区从土司制到自治区的演变过程，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民族特征。给研究白马人和平武藏族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

回族与伊斯兰教栏目对回族的历史溯源现状和伊斯兰教的情况进行探索，在宗教概述栏目中还介绍了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在我市三台、盐亭等地开展活动的情况。

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值得大书特书。我们第一次编辑出版这部“民族宗教专辑”，可谓绵阳市民族宗教历史与文化园圃中的一株报春鲜花。它广泛而通俗的内容，新颖而活泼的形式，定能诱发起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从而吸引更多的爱好者和热心人来关心和研究民族历史，进一步发掘创新，共同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为本书撰稿的作者，不足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

北川羌族

王 清 贵

羌，甲骨文作“𦍋”或“𦍋”。《说文·羊部》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亦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于省吾先生在《释羌、苟、敬、美》一文中说：“追溯羌字构形的由来，因为羌族有戴羊角的习俗，造字者遂取以为象”。所以，我们至今从羌族巫师（端公）的法器中仍能见到有两只羊角的羊皮帽这一历史沉淀。

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也是羌人的祖先。《国语·晋语》云：“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螺祖”。黄帝所居之轩辕之丘，据《山海经·海外西经》云：“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郭璞注云：“其国在山南。”《山海经·大荒经》又说：“岷山之南……言敬畏黄帝威灵，故不敢向西而射也。”根据这些资料，说明轩辕氏所居之地，即今岷江和涪江上游。

远古时期的北川羌人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娶于西陵之女，是为螺祖……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颡顼也。”若水，即今之黑水（一说今雅砻江）。发源于岷山山脉的鹧鸪山北，经黑水县至茂县入岷江。西陵，即古蚕陵国，在今茂县叠溪。蜀山，即古蜀山氏所居之地，

北川羌族

王 清 贵

羌，甲骨文作“𦍋”或“𦍋”。《说文·羊部》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亦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于省吾先生在《释羌、苟、敬、美》一文中说：“追溯羌字构形的由来，因为羌族有戴羊角的习俗，造字者遂取以为象”。所以，我们至今从羌族巫师（端公）的法器中仍能见到有两只羊角的羊皮帽这一历史沉淀。

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也是羌人的祖先。《国语·晋语》云：“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螺祖”。黄帝所居之轩辕之丘，据《山海经·海外西经》云：“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郭璞注云：“其国在山南。”《山海经·大荒经》又说：“岷山之南……言敬畏黄帝威灵，故不敢向西而射也。”根据这些资料，说明轩辕氏所居之地，即今岷江和涪江上游。

远古时期的北川羌人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娶于西陵之女，是为螺祖……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颡顼也。”若水，即今之黑水（一说今雅砻江）。发源于岷山山脉的鹧鸪山北，经黑水县至茂县入岷江。西陵，即古蚕陵国，在今茂县叠溪。蜀山，即古蜀山氏所居之地，

即今北川县青片、白草河流域和湔江流域广大地区。任乃强先生认为“蜀山氏时代已经可以进行耕种了，但可耕地面太少，估计当时的蜀山氏仍只以牧业为主，兼营狩猎和养殖，耕种业还很幼稚。其出色的产业，在于拾野蚕茧制绵与抽丝。所以特以‘蜀山’著名”。“我国相传西陵氏女螺祖为黄帝妃，始传蚕丝业于华夏，这也可能是向蜀山氏学得的。螺祖这个螺字，本只作累，音同于雷。雷字，初造时只作⊙（雷纹），象抽丝之形。篆隶变才写作𩇛、雷、累字。足见螺祖只是传抽丝制絮之法而得名，初无养蚕之义。……故知螺祖只是介绍蜀山氏拾野茧抽丝制绵之法于中原者，非教养蚕者。”今北川、茂县一带的森林中野桑繁多，羌族称为岩桑树。这种原始的养蚕术不仅传入中原，更主要的是经茂县、汶川、都江堰市传入成都平原，经北川、江油和安县、绵竹传入广阔的川西平原。《益州记》云：“岷山禹庙西有姜维城，又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姜维城在今汶川县。所以，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于石泉县蜀山下写道：“蜀山，《史记》：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盖此山也”。《四川通志》、《龙安府志》和《石泉县志》都有与此相同的记载。

《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孔颖达《正义》云：“汉世西南之夷，蜀名为大，故传据蜀而说。左思《蜀都赋》云：‘三蜀之豪，时来时往。’是蜀都分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伪《孔安国传》也说：“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竹书纪年》说：“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石纽，即今北川县治城羌族乡一带的广大地区。《新唐书·地理志》云：“石泉有石纽山，山麓有大禹庙。”《蜀志》云：“蜀之石泉，禹生之地。”《华阳国志》也说：“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剖儿坪。”《四部丛刊初编·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说：“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剖肋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徐天祐注云：“（石纽）在茂州石泉县。其地有大禹庙。郡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

《御批通鉴》说：“石泉属龙安府，（石纽）山下有大禹庙，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此。”至于大禹的世系，《史记·夏本纪》则说：“夏禹名文命，禹之父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也。”不管禹的世系究竟如何，大禹部族与黄帝部族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今北川羌人，不仅敬奉大禹为本民族的先祖，而且还将禹视为一个神。

对禹生之地，不仅李白、杨升庵、李调元这些诗人、文学家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加以赞美、歌颂和记载，在民间更是神圣之地。清乾隆时，朝鲜著名诗人求质朴诗云：“岷峨近漏天，江水出禹穴。长庚照仙李，间气钟离尘。”（见清·杨懋修《李雨村先生年谱》）。

《水经注·沫水》、《华阳国志》等文献都说：石纽之地，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其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为人得，则共原之，言大禹之神祐之也。人们之所以尊重，是由于大约在公元前2205年左右，大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羌族为主体的奴隶制王朝——夏。

在今北川县仍留有传说是大禹出生的许多遗迹。《锦里新编》卷四十云：“刳儿坪在石泉县南石纽山下。山绝壁，山有‘禹穴’二字，大径八尺，系太白书。坪下近江处，白石累累，俱有血点侵入，刮之不去。相传鲧纳有莘氏，胸臆坼而生禹，石上皆有血浅（溅）之迹。土人云：取石煎水，可治难产。”《升庵外集·地理》卷一云：“石纽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时有五色霞气，又有大禹采药亭，在大业山，其地药气触人，往往不可到。”每年的农历六月六日，北川羌族人民云集在禹王庙或禹王宫，以猪、牛、羊三牲大祭这位伟大的祖先。

居住在西北高原的羌人部落中的一支氏族，在其首领昌意的

率领下，来到若水居住并与生活在今北川一带的蜀山氏联姻，娶蜀山氏昌仆为妻，由此而繁衍了一支新的民族——高阳氏部族，即古史传说五帝之一的帝颡顼。大禹所处的时代，社会已发展到军事民主制阶段，即将进入阶级国家的门槛。即已由母系逐渐向父系制过渡的阶段。昌意娶蜀山氏昌仆为妻这一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蜀山氏与大禹部族社会发展的大致情况。古史中关于禹父崇伯鯀的活动地域，我们认为所谓“崇”，当指今岷山。而谓“崇”为“嵩”，这是很难讲得通的。今羌人和白马人对神山的崇拜以及古蜀人对岷山的崇拜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羌族地区陶器上大量的鱼饰，也是很好的佐证。

当大禹部族在岷江上游和川西地区因发展农业而推动了本部族社会发展的时候，大禹部族又由岷江上游和川西地区向中原一带迁徙发展。当大禹部族进入夏水（今陕西汉水）流域时，当地的自然环境为大禹部族进一步发挥他们发展农业的经验，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于是部族的力量再次得到壮大，从而在夏水流域形成了一个力量强大的，威震中原的夏部族。但夏水流域已经容纳不了这支强大的夏部族，夏部族便由此而向伊、洛地区迁徙，与这一地区的土著尧、舜部族不断交往、融合开始形成国家的雏形。大约在公元前2205年左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便正式诞生了。而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古文献资料与现代的民间传说，都是说从今岷江上游和川西地区开始的。由此，我们不难说明伟大的都江堰工程，便是大禹部族在川西地区遗民治理水害，发展农业的继续，也是古老的大禹部族治水经验辉煌的结晶。所以徐中舒先生认为：“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①

①徐中舒《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载《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夏王朝至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各部族文化可能还很繁荣，流传在民间的各自的古史系统更是千姿百态。针对这种情况，文人学者便将各地的一些民间古史传说搜集起来加以整理编纂，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新的古史系统。这项工作一直到西汉时期的文人学者们都还在为此而孜孜不倦地做出努力。于是，出现了后来纷纭复杂的古史系统。但对大禹生于今北川这一点，却是愈来愈明确和不可动摇的了。所以顾颉刚先生认为：“禹的传说产生于西方戎族，禹原为戎族的宗神，随着九州、四岳的扩大演化为全土共戴的神禹，再演化为三代之首君。”

姬、姜两姓集团，是羌人中两个大的部族或部落联盟。《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种也。”姜，从羊、从女，是为羌人女子之姓。章太炎先生在《检论·序种姓》中说：“羌者，姜也。”《太炎先生文录续集》则进一步说：“姜姓出生于西羌，非西羌出于姜姓。”可见姜与羌实为一种。

黄帝姓姬，号有熊氏，又号轩辕氏、缙云氏。姬，从臣。臣，在甲骨文中为纵目之意，其臣的本义也源于被俘的纵目人为家内奴隶，后来引伸为臣僚，这与岷江上游的关于纵目人传说是一致的。姬，金文作“𠂔”或“𠂔”。据于省吾先生的研究，“𠂔”和“𠂔”都是熊脚印的象形，也由此说明黄帝部族是一个以熊为图腾的部族。

炎帝姓姜，是我国最早进入农业耕种的部落。《太平御览》说：“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古老的姜姓羌人部落，不仅最早进入农耕，同时还是以驯养野牛为能事的部落，并以野牛为其部落的标志。任乃强先生说：“羌族很早就形成了。他们最先驯养野牛成为牦，野羊成为藏羊，野马成为藏马。还驯服了一种

凶猛的狻猊，成为忠勇于人的藏犬（獒）。更还创造了异种杂交而育成乳、肉、毛皮和役用俱优于牦牛但不能传种的犏牛。……即如麦种，也是羌族最先育成，唐虞时才引种到华夏来的。华夏古代用的玉兵和玉器，也都是从羌域运来的商品，甚至有些语言也是用的羌语。这一切，都说明羌族在上古年代，已具有远远优越于亚欧其他民族的文化，包括黄河流域的华夏在内，各都要落后羌族几万年。”①

过去，白草、青片河流域一带羌人，每年农历十月一日举行“牛王会”时，都要去牛王庙烧香，宰羊一只、鸡一只献祭牛王，以求牛王菩萨保佑平安。在牛王会上，还要宰杀牦牛一头。牦牛一般由寨子中每户人承担费用，由会首或派人到饲养牦牛的地方买回。这一风俗，在今北川羌族中，是众人皆知的。凡耕牛死后亦不得食其肉，而必须埋掉。埋牛的地方称为“牛坟”。杀食其他的牛，则不得食头，必须把头置于屋顶供奉，或置于神龛上供奉，或嵌在墙上供奉。

闻一多先生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考证认为：夏的始祖应为女娲。《绎史》引《遁甲开山图》说：“古有大禹，女娲十九代孙，寿三百六十岁，入山崑山仙子飞而去，后三千六百岁，尧理天下，洪水既甚，大禹念之，乃化生于石纽山泉。”

《楚辞·天问》王逸注说女娲的形象是：“女娲人头蛇身。”

《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也说：“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蛇，是古羌人姒姓部族的图腾崇拜。神农氏的母系，就是姒姓部族或姒姓部族的分支。所以，禹字的本义，也与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顾颉刚、丁山先生对此都有十分精辟的论述。而所谓巫术中的“禹步”，据我的研究，其实就是化装成蛇的样子，再模拟蛇的动作而形成的一种古老的巫术舞

①见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

蹈。这样，我们对纵目人为什么“纵目”，便有一个十分有据的解释，即所谓“纵目”，就是将人的面部化装成蛇的样子。今北川羌人有种种关于蛇的禁忌与传说，恰好为我们上述的论断提供了十分有力的佐证。如看见正在交媾之蛇，则必将其打死，哪怕是追上几沟几湾。如其交媾之蛇逃之夭夭，则须请端公跳神作法驱灾祛邪，以避免看见蛇交媾的罪过和因此而会带来的种种灾难。凡入屋之蛇，均被认为是祖先灵魂所化，是回来看望子孙们的，均不准驱赶，甚至还要燃香迎送。以及《人脱皮到蛇脱皮》这类反映“蛇祖”的民间传说等①，都是古羌人蛇图腾崇拜的遗存。

禹，姒姓，其字的造形仍然是女人抱蛇之状。“以”，古写作“𠂔”。《说文》说此字：“从反巳。”甲骨文“巳”写作“𠂔”。“𠂔”写作“𠂔”。一正一反也都是蛇的象形。在十二生肖中，“巳”字也是蛇的别称。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古代的北川，居住着以蛇、熊和牛为图腾崇拜的古羌人部落——即所谓的“戈基人(纵目人)”的先民。随着这支部族的发展壮大，则沿岷江和北川石密水向川西平原迁徙，形成了四川盆地的蜀人。蜀，古文作“𡩺”或“𡩺”。“𡩺”即所谓的纵目，“𡩺”与“𡩺”即蛇。从近年来的考古成果，也表明了蜀人源于岷江上游古羌人这一论点的正确性。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今川西北羌人聚居区有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亦多用变质岩磨制，有的磨制得还很精细，有的则很粗糙。其种类以石斧、石锛、石凿、小型刮刀为主，还有圆形石刀、三角形有折石锏，剑头形两用石刀、石铲、石环等等。汶川县姜维城和理县薛城佳山寨等地，发现的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容器与残碎的彩陶片，以及泥质红陶、

①参见北川县文化馆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北川县资料集》。

夹砂陶等多种陶片。这些陶器均系手制，彩陶质地极细，黑彩，火候较高。这些文化遗物与西北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石器属于一系。尤以红陶上施黑色彩绘的彩陶最具特色，火候高，陶质细。岷江流域这支彩陶文化，就是甘青地区古羌人文化的发展。也说明岷江上游的彩陶文化与黄河上游地区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从北川的一些考古调查表明，秦汉时期的北川，文化和物质生活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一地区的远古文化，与岷江上游的理县、茂县、汶川县等地区的文化，是完全一致的。①

岷江东岸全是高山。北为雪宝顶大山脉，南是九顶山大山脉，从而扼制了岷江不能进入成都盆地，因而也阻扼了蚕丛氏部族从茂汶盆地直接进入成都盆地之路②。

唯有这南、北两段山脉之间，接近凤仪镇有一段低落的山脊——土地岭。其海拔仅高于茂县岷江段四百多米。翻过此山脊，就进入了马羊沟即土门河而进入一大片宜于耕种的河谷台地。这便是历史上称之为“石泉盆地”的地区，也即青片、白草河流域及湔江的上游地区。这块盆地的东界为今漩坪羌族乡，其下游则是一段峡谷，河面狭窄，水流湍急，两岸悬崖绝壁，若要顺湔江而下，其道路则仅是一条栈道而已。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在远古时期，使得湔江上、下游的居民之间交往十分困难，这也是形成后来所谓生番与熟番的主要原因。

《华阳国志·蜀志》云：“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次王曰柏灌。”这个柏灌氏，可能就是蚕丛氏部族在石泉（北川）盆地的一个氏族首领。而这支氏族，则当是大禹部族的后裔。由于他们最终没有发展成为国家，所以知其名而不知其事，史家们也就

①参见笔者一九八七年《考古调查记录》。

②参见任乃强先生《四川上古史新探》。